涇縣胡懷琛著

中國詩學通評

上海大東書局發行

中國詩學通評 敍目



右中國詩學通評一卷。爲余民國十年在滬江大學所講。於古今數千年。雖僅論及二十一人。然源流派別一覽了然。學者得此爲門徑。不難自入堂奧。古人論詩。毫無系統。零篇碎語。不勝叢脞。而理之誠非易易。今人論詩。又多武斷。甚者謂放翁漁洋無足取。不可謂之知言。余少好詩。於諸家皆泛覽焉。竊不自量。而成此書。聊以心得質諸同志云耳。非敢云定評也。書成。閱二載。友人索吾稿付印。爲敍其緣起如此。民國十二年。胡懷琛記。

中國詩學通評

胡懷琛

總敘

詩爲文學之一種。然一考其源流。則一切文學皆出於詩。三百篇以前。如擊壤之歌。康衢之謠。或眞或僞。不可深究。而在仲尼删詩時。不聞詩之外別有所謂文學。孔子教弟子曰。小子何莫學乎詩。孔門弟子能文學者曰子游子夏。子夏以傳詩著稱。是在當時詩卽文學也。

詩歌之用。一爲發揮感情。卽人情不能無喜怒哀樂。其蘊於心也。而不能鬱。發而爲言。言之所不能盡者。而繼之以詠歎。於是爲詩。書所謂詩言志。歌詠言。大序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。言之不足故嗟歎之。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。是也。國風所載。多屬於此。自後一變而爲離騷。再變而爲後世一切寫情之作。

其二。爲適應交際。蓋賓主往來。則必言辭修飾。方得盡彼此之歡。故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專職。春秋時名公巨卿。皆嫻於辭令。欲嫻辭令。非讀詩莫爲功。蓋亦取比興寄託。辭意婉轉耳。孔子曰。不學詩。無以言。又曰。誦詩三首。授之以政不達。使於四方。不能專對。雖多亦奚以爲。是可知詩之用於適應交際者。爲功大矣。迨至戰國。逞干戈而尚遊說。一變而爲蘇張之縱橫。及乎嬴秦統一。劉漢繼興。縱橫無用。乃再變而爲鄒(陽)枚(乘)之詞賦。於是遂開後世應酬投贈之漸。而以文學爲干祿求榮之具矣。

其三。爲感化人羣。蓋以聲音之道。感人至深。移風易俗。莫詩歌若。故禹曰。勸之以九歌。孔子曰。興於詩。舜命夔典樂。而即以樂歌爲化民之具也。

以上三者。爲用不同。故遂演而爲後世不同之文學。言情之作。無論韻文散文。皆直接或間接自第一種來也。卽史記亦出於離騷。蓋太史公借史記以

寫其胸中鬱塞。與屈原作騷。用意正同耳。

後世論說文。出於縱橫。縱橫亦出於詩（孟子。莊子。均不脫縱橫習氣。）故可謂爲從第二種變化來也。

後世傳紀文。多取法於史記或戰國策。史記言情。吾上文既述之矣。戰國策所記皆當時縱橫家之事。故後之作者。往往染縱橫彩色。是亦間接又間接出於詩也。故吾得一斷語曰。一切文學皆出於詩。（章實齋文史通義。亦有此說。）

今日所評。是指狹義之詩。而非廣義之詩。然詩之爲用。則仍不外吾前所述之三種。卽

(1)對己　(一)發揮感情

(2)對人　(二)適應交際

　　　　(三)感化人羣

是也。三者之中。適應交際之一類。漸流爲後世應酬投贈之作。或且爲干祿之具。視詩文爲禮物。無足取焉。其次感化人羣。卽今人所謂美育也。其功效本極重大。惟古今詩人以一己之高尙品格。純潔性情。發爲詩歌。在作者初無感化他人之深意寓乎其間。而在讀者。雖受其感化。而多所誤會。皆走入於清談隱遁之途。爲可惜也。其能深知此意而力矯前人之弊。欲實行其感化人羣之事者。惟唐之白太傅耳。再次發揮感情。本係一己之自由。一己爲如何之性情。處於如何環境之中。卽發揮如何之感情。原無所顧忌。故讀此類詩者。苟非與作者有相似之性情相似之環境。往往不能領會。而欲加批評。亦不能是此非彼。但視其所發揮之感情。能眞且摯。斯爲上品耳。無病者固不必呻吟。有疚者亦豈能强爲歡笑哉。言情之作。國風尙矣。繼之者爲屈原之離騷。又後爲陶公。又後爲李太白杜少陵。是詩家之卓卓者。人多知之。

然自是而外。無論何人。苟能發揮其一己感情眞而且摯。皆不失爲詩人。而其作品不失爲好詩也。中國詩學作品之最佳者。亦以此類爲多。不遑徧舉。吾今所評只擇其尤著者若干人。以代表其餘而已。

吾今所欲評者。第一第三兩類而已。而一類之中又各有淵源及派別。今先略述之。而後論其人與詩焉。

第一類。　發揮感情者。

屈原。　屈原出於國風。其弟子宋玉唐勒景差等。祖述之。自後太白摩詰之詩。亦有出自離騷者。至於孟郊李賀。則全自離騷來矣。梅聖俞黃山谷。學孟郊李賀而變者也。以後凡生硬奇奧一派。皆自此出。即溫飛卿李義山。亦學屈原而但得其詞藻耳。

陶潛。　陶公詩浩灝元氣。自然流布。而又包羅萬象。胸次高絕。眞千古第一

人也。唐人祖述之者。爲王摩詰。孟浩然。儲光羲。韋蘇州。柳子厚。而各得一偏。王得其清腴者也。孟得其閒遠者也。儲得其眞朴者也。韋得其沖和者也。柳得其峻潔者也。雖得一偏。然皆不愧名家矣。宋之大蘇。亦學陶。公嘗和陶詩而手寫之。可謂好之篤矣。然東坡參以禪理。往往語多豁悟。此所以與唐之宗陶者又不同也。與淵明並舉者有謝靈運。稱曰陶謝。然謝公不及淵明遠矣。

李白。 太白天資卓絕。奔放不羈。人稱淵明中行。太白狂者。由其人品可觀其詩格。已承其後者。爲明之高青邱。

杜甫。 少陵苦吟深思。偏於做工。然其魄力實不可敵。或者謂其包羅萬有。集詩學之大成。雖未必盡如所言。然魄力之厚。誠古今第一人。後之學者。皆不免畫虎矣。

陸游。 在宋代蘇陸並稱。蘇詩前既言之矣。放翁則生當南宋偏安之世。其家國之感。略與陶公相同。惟發之於詩者。則多顯露。不及陶公涵養之深。故其詩非似淵明一派。又其詩漸趨白話。獨成風氣。承其後者。爲楊萬里。（邵康節白話詩。又是一派。語錄之先驅也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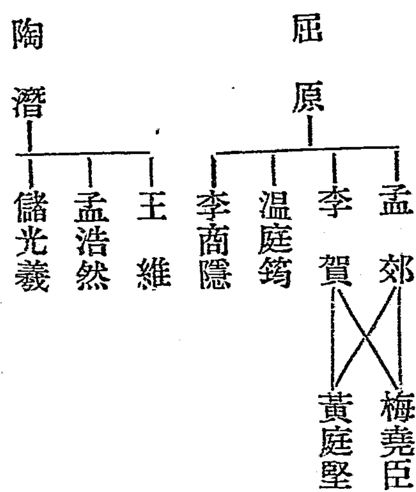
王士禎。 漁洋七絕。專以神韻爲主。深得溫柔敦厚之旨。前人所未有也。或以爲出於晚唐。眞淺見之論。漁洋神閒意遠。寄託遙深。淺語常談。至味無盡。在古詩爲淵明。在近體爲漁洋。學淵明者。絕其力而不能似。學漁洋者亦絕其力而不能肖也。

第二類。 感化人羣者。

白居易。 白司馬自分其詩爲二大部。曰閒適。曰諷喻。其他律詩。則不自認其爲佳。今所傳長恨歌琵琶行等作。皆作者所不自滿者也。（其說見白

氏寄元微之書）閒適者。出於陶公。而過於率。世稱元粗白俗。亦非無故。唯諷喻者用意之深。直可上繼毛詩也。如秦中吟新樂府。尤爲諷喻中之最著者。以感化入羣論。不得不首推白氏矣。

再照上文所述。列簡明表如下。



├韋應物
├柳宗元
└蘇　軾

李　白──高　啓
杜　甫
陸　游──楊萬里
王士禛
白居易

通評　第一　屈靈均一派

（一）諸家小傳

屈原。又名平。字靈均。戰國時楚人。仕楚爲三閭大夫。懷王重其才。因讒被放。

乃作離騷。自沉於汨羅而死。其弟子宋玉。唐勒。景差之徒。爲文多宗屈原。號爲楚辭。離騷者。國風之變也。託美人香草。以寫其思君愛國之忱。所謂怨而不怒者是也。（屈原傳見史記。茲不贅錄。辭見楚辭。亦不復採）

孟郊。字東野。唐湖州武康人。與韓愈同時。窮餓不得志。周天下無所遇。嘗作詩曰。食薺腸亦苦。強歌聲無歡。出門卽有礙。誰謂天地寬。又嘗作謝人贈炭詩曰。煖得曲身成直身。可見其遇之窮矣。郊爲詩。苦吟深思。時人多稱之。韓愈送郊詩曰。作詩三百首。杳默咸池音。李翺謂孟郊五言詩。自前漢李都尉。蘇屬國。及建安諸子。南朝二謝。郊能兼其體而有之。而後人非之者亦多。如蘇氏兄弟。均有所非議。東坡所謂郊寒島瘦是也。（島爲賈島。）元遺山且嘲爲高天厚地一詩囚。實則以人論。以境論。郊詩固能充分表現箇性者。而其比興之作。實自騷出也。

李賀。字長吉。隴西人。與杜牧同時。爲人細腰通眉長指爪。能苦吟疾書。每出遊。恆從小奚奴騎距驢。背一古破錦囊。遇有所得。卽書投囊中。及暮歸。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。見所書多。輒曰。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爾。上燈與食。賀乃徐取囊中句足成之。賀將死。見緋衣人來召曰。帝成白玉樓。立召君爲記。天上差樂不苦也。遂死。時年二十七。李商隱爲之傳。所著詩歌二百餘首。杜牧爲之敘。後人論唐詩。謂太白仙才。長吉鬼才。漁隱叢話。謂李長吉詩出於離騷。杜牧序其詩。亦謂使賀且未死。少加以理。奴僕命騷可也。大抵長吉所得於離騷者。幽怪爲多耳。

梅堯臣。字聖兪。宋宣城人。歐陽修以爲詩友。嘗三十年不得一館職。晚年預修唐書。書成未奏而卒。其初受詔修書。語其妻曰。吾今修書。可謂胡孫入布袋矣。妻曰。君於仕宦。何異鮎魚上竹竿耶。聞者以爲確對。孫公談圃云。公昔

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溯汴。見聖俞作詩。日成一篇。衆莫能和。因密伺聖俞如何作詩。蓋寢食遊觀。未嘗不吟詠思索也。時時於座上。引去奮筆書一小紙。納算袋中。同舟竊取而觀。皆詩句也。或半聯。或一字。他日作詩。有可用者入之。有云。作詩無古今。惟造平淡難。乃算袋中所書也。聖俞著宛陵集六十卷。後人又稱爲梅宛陵。漁隱叢話謂聖俞工於平淡。自成一家。如東溪云。野鳧眠岸有閒意。老樹著花無醜枝。山行云。人家在何處。雲外一聲鷄。春陰云。鳩鳴桑葉吐。村暗杏花殘。杜鵑云。月樹啼方急。山房人未眠。似此等句。須細味之。方見其用意也。

黃庭堅字魯直。宋洪州分寧人。自號山谷道人。蘇東坡見其詩文。歎爲獨立萬物之表。官著作佐郎。修神宗實錄書成。擢起居舍人。紹聖初。知鄂州。爲章惇蔡卞等所惡。謫涪州。故又號涪翁。呂居仁嘗作江西宗派圖。自黃山谷以

下。羅列陳師道潘大臨等二十五人。謂其源皆出於山谷。故詩家遂有江西派之目。山谷少警悟。七歲嘗作牧童詩。又八歲作詩送人赴舉云。送君歸去明主前。若問舊時黃庭堅。謫在人間已八年。此殊非髫稚口吻。可怪也。山谷又嘗自矜一聯云。人得交遊是風月。天開圖畫卽江山。爲晚年最得意作。每舉以示人。而終不能成篇。蓋不欲以常語雜之也。山谷之詩。主於瘦硬。陳后山謂爲學杜。非知言。聖俞山谷。乃孟郊李賀之變耳。蓋郊之寒。賀之幽。皆近於僻。聖俞山谷極力避熟趨生。其僻與郊賀同也。歐陽公詩話。稱讀聖俞詩如食橄欖。眞味久而愈在。蘇東坡謂讀山谷詩。如食江珧柱。格韻高絕。盤餐盡廢。然不可多食。多食則發風動氣。是爲得之。

溫庭筠。初名岐。字飛卿。唐太原人。才思豔麗。長於詩賦。初至京師。士人翕然推重。然士行塵雜。不修邊幅。爭逐弦吹之音。爲側豔之詞。蒲博飲酒。酣醉終

日。又以事忤丞相令狐綯。遂奏庭筠有才無行。卒不得第。詩文與李商隱齊名。世稱溫李。溫李之文。後人又稱為西崑體。庭筠嘗作賦。八叉手而成八韻。人稱為溫八叉。其詩乃得屈宋之浮豔耳。無足多也。然其雞聲茅店月。人跡板橋霜兩句。歐陽永叔酷好之。余按此二語。實不遜於孟襄陽之野曠天低樹。江清月近人也。

李商隱。字義山。號玉谿生。唐河內人。舉進士。官至檢校工部員外郎。其詩與溫庭筠同得屈宋之詞藻。然有時寄託深遠。與飛卿自不同也。

（二）諸家詩錄

湘絃怨（孟郊）

昧者理芳草。蒿蘭同一鋤。狂飆怒秋林。曲直同一枯。嘉禾忌深蠹。哲人悲巧誣。靈均入迴流。靳尙為良謨。我願分衆泉。清濁各異渠。我願分衆巢。梟鸞相

遠居。此志諒難保。此情竟何如。湘絃少知音。孤響空躑躅。

蕭蘭曲直清濁梟鸞託物寄興全從離騷得來。

巫山高　（前　人）

見盡數萬里。不聞三聲猿。但飛蕭蕭雨。中有亭亭魂。千載楚襄恨。遺文宋玉言。至今晴明天。雲結深閨門。

九歌云令飄風兮先驅。使凍雨兮灑塵。君廻翔兮以下。踰空桑兮從女。東野從此前三句。化爲但飛蕭蕭雨兩句。又云。雲容容兮而在下。杳冥冥兮羌晝晦。東野從此兩句。化爲末兩句。

臨池曲　（前　人）

池中春蒲葉如帶。紫菱成角蓮子大。羅裙蟬鬢寄迎風。雙雙伯勞飛向東。

第一句帶字。從九歌被薜荔兮帶女蘿之帶字得來。又荷衣兮蕙帶。又被

石蘭兮帶杜衡。楚辭屢用此帶字。

閒怨 （前 人）

妾恨此斑竹。下盤煩冤根。有筍未出土。中已含淚痕。其幽怨悽苦處。絕似九歌中之河伯。

古怨別 （前 人）

颯颯秋風生。愁人怨離別。含情兩相向。欲語氣先咽。心曲萬千端。悲來卻難說。別後惟所思。天涯共明月。

首句飄逸。與嫋嫋兮秋風相同。

遣興 （前 人）

絃貞五條音。松直百尺心。貞絃含古風。直松凌高岑。浮聲與狂葩。胡爲欲相侵。

深得風騷比興之意。

獨愁　（前　人）

前日遠別離。昨日生白髮。欲知萬里情。曉臥半牀月。常恐百蟲鳴。使我芳草歇。

五六兩句。從離騷恐鷤鴂之先鳴兮。使夫百草爲之不芳化出。

秋來　（李　賀）

桐風驚心壯士苦。衰燈絡緯啼寒素。誰看青簡一編書。不遣花蟲粉空蠹。思牽今夜腸應直。雨冷香魂弔書客。秋墳鬼唱鮑家詩。恨血千年土中碧。

南山田中行　（李　賀）

秋野明。秋風白。塘水漻漻蟲嘖嘖。雲根苔蘚山上石。冷紅泣露嬌啼色。荒畦九月稻叉牙。蟄螢低飛隴徑斜。石脈水流泉滴沙。鬼燈如漆點松花。

右二篇其幽怪處從楚辭得來。

蘇小小墓　（李　賀）

幽蘭露。如啼眼。無物結同心。煙花不堪翦。草如茵。松如蓋。風爲裳。水爲珮。油壁車。夕相待。冷翠竹。勞光彩。西陵下。風吹雨。

草茵、松蓋、風裳、水珮。亦楚辭中字。不獨詞旨凄絕已也。

苦晝短　（李　賀）

飛光飛光。勸爾一杯酒。吾不識青天高。黃地厚。惟見月寒日煎。來煎人壽。食熊則肥。食蛙則瘦。神君何在。太一安有。天東有若木。下置銜燭龍。吾將斬龍足。嚼龍肉。使之朝不得回。夜不得伏。自然老者不死。少者不哭。何爲服黃金。吞白玉。誰是任公子。雲中騎白驢。劉徹茂陵多滯骨。嬴政梓棺費鮑魚。

此篇大意從天問化出。

雪夜留梁推官飲　（梅堯臣）

晝雪落漸消。夜雪寒易積。燈淸古屋深。爐凍殘煙碧。爲沽一斗酒。暫對千里客。酒薄意不淺。輕今須重昔。重昔是年華。飄飄猶過隙。一醉冒風歸。平明馬無跡。

爐凍殘煙碧。李長吉往往有此種奇句。如明月落石底。如楊花撲帳春雲熱。皆是也。

宿邵埭因買藕芡入回呈永叔　（梅堯臣）

秋雨雁來急。夜舟人未眠。亂風燈不定。暝色樹相連。寒屋猛添響。涇窗愁打穿。明朝持藕使。書此寄公前。

雜詩十七首之一　（梅堯臣）

蛙行動萍葉。誤觀作遊魚。稍稍引兩股。已變科斗書。

此兩篇寒瘦處頗似東野。

題竹石牧牛　（黃庭堅）

野次小崢嶸。幽篁相依綠。阿童三尺箠。御花老觳觫。石吾甚愛之。勿遣牛礪角。牛礪角尙可。牛鬬殘我竹。

題小猿叫驛　（黃庭堅）

大猿叫罷小猿啼。箐裏行人白晝迷。惡藤牽頭石齧足。嫗牽兒隨淚鎍續。我亦下行莫啼哭。

山谷詩極瘦硬之致。卻無郊之寒氣。賀之鬼氣。是蓋不失其箇性者也。

觀化　（黃庭堅）

生涯瀟灑似吾廬。人在靑山遠近居。泉響風搖蒼玉珮。月高雲插水晶梳。

泉響二句。狀物之刻。頗似李長吉。長吉詩云。吳歈越吟未終曲江上團團

貼寒玉。是也。

太液池歌　（溫庭筠）

腥鮮龍氣連清防。花風漾漾吹細光。疊瀾不定照天井。倒影蕩搖晴翠長。平碧淺春生綠塘。雲容雨態連春蒼。夜深雲漢通柏梁。二十八宿朝玉堂。

常林歡歌　（溫庭筠）

宜城酒熟花覆橋。沙晴鴨綠鳴咬咬。穠桑繞舍麥如尾。幽軋鳴機雙燕巢。馬聲特特荊門道。蠻水揚光色如草。錦薦金鑪夢正長。東家咿喔鷄鳴早。

飛卿歌行。徒得楚騷浮豔。最爲易見。錄此兩章。以概其餘。

錦瑟　（李商隱）

錦瑟無端五十絃。一絃一柱思華年。莊生曉夢迷蝴蝶。望帝春心託杜鵑。滄海月明珠有淚。藍田日煖玉生煙。此情可待成追憶。只是當時已惘然。

無題 （李商隱）

相見時難別亦難。東風無力百花殘。春蠶到死絲方盡。蠟炬成灰淚始乾。曉鏡但愁雲鬢改。夜吟應覺月光寒。蓬萊此去無多路。青鳥殷勤爲探看。

義山錦瑟。最爲難解。或曰悼亡。或曰刺時。聚訟紛紜。終未能決。要之好色不淫。怨誹不亂。頗得風騷之旨。惟纖巧已甚。浮豔有餘耳。義山之詩。大概如是。不獨錦瑟已也。

通評第二 陶淵明一派

（一）諸家小傳

陶潛字淵明。或曰字深明。名元亮。晉潯陽柴桑人。大司馬侃之曾孫也。少有高趣。超絕塵俗。嘗作五柳先生傳。用以自況。其言曰。先生不知何許人。亦不詳其姓氏。宅邊有五柳樹。因以爲號焉。閒居少言。不慕榮利。好讀書。不求甚

解。每有會意。便欣然忘食。性嗜酒。家貧不能常得。親舊知其如此。或置酒招之。造飲輒盡。期在必醉。既醉而退。曾不吝情去留。環堵蕭然。不蔽風日。短褐穿結。簞瓢屢空。晏如也。嘗著文章自娛。頗示己志。忘懷得失。以此自終。此文一出。人多傳誦。咸謂爲陶公實錄也。嘗爲彭澤令。初至任。公田悉令種秫稻。將以釀酒。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。妻子固請種秔。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。五十畝種秔。在官僅數十日。郡遣督郵至縣。吏白應束帶見之。公歎曰。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。卽日解印綬去。賦歸去來辭以見志。時義熙二年也。其後劉裕篡晉。陶公以先世爲晉代宰輔。恥屈身宋朝。故所著文章於義熙以前。（晉安帝年號）則明書晉代年號。自永初（宋武帝年號）以來。則但題甲子而已。而悼國傷時之隱。尤時時見於詩文。性喜酒愛菊。以此自放。論者謂爲有託而逃也。宋元嘉初卒。世稱之曰靖節先生。梁昭明太子。

喜讀公詩文。爲其集作序曰。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。吾觀其意不在酒。亦寄酒爲迹焉。其文章不羣。辭采精拔。跌宕昭彰。獨超衆類。抑揚爽朗。莫之與京。橫素波而傍流。干青雲而直上。語時事則指而可想。論懷抱則曠而且眞。加以貞志不休。安道苦節。不以躬耕爲恥。不以無財爲病。自非大賢篤志。與道隆汙。孰能如此乎。按後人論陶公詩者。何止千言萬語。而要不及昭明太子寥寥數言。爲能道盡陶公詩格。鍾嶸詩品。僅謂陶公爲古今隱逸之宗。又曰。其源出於應璩。是何言哉。

王維。字摩詰。唐河東人。工書畫。與其弟縉並有名。開元中進士。官至尙書右丞。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居之。與友人裴迪浮舟往來。彈琴賦詩。嘯咏終日。維又好佛書。故字摩詰云。後人或稱爲輞川。或稱爲王右丞。爲詩善狀山水。蘇東坡云。味摩詰之詩。詩中有畫。觀摩詰之畫。畫中有詩。沈歸愚云。摩詰宗陶

而得其清腴者也。朱晦庵謂其詞雖清雅。亦萎弱少氣骨。按萎弱少氣骨五字。可云道著摩詰短處。

孟浩然。字浩然。唐襄陽人。少隱居鹿門山中。年四十。乃入京師。與張九齡王維。爲忘形交。王私邀入內署。適玄宗至。浩然匿牀下。維以實對。玄宗喜曰。朕聞其人而未見也。詔浩然出。誦所爲詩。至不才明主棄。玄宗曰。卿不求仕。朕未嘗棄卿。奈何誣我。因放還。皮日休云。明皇時章句之風。大得建安體。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。介其間能不愧者。惟吾鄉之孟先生也。先生之作。遇景入詠。不鉤奇抉異。令齷齪束人口者。涵涵然有干霄之興。若公輸氏當巧而不知巧者也。北齊美蕭慤梧桐露下落。楊柳月中疏。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。疎雨滴梧桐。美王融日霽沙嶼明。風動甘泉燭。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。波撼岳陽城。謝朓之詩句精者。有露溼寒塘草。月映清淮流。先生則有荷風送

香氣。竹露滴清響。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間也。沈歸愚云。浩然宗陶而得其清遠者也。

儲光羲。唐兗州人。開元中進士。官監察御史。爲詩簡樸眞。沈歸愚所謂宗陶而得其眞樸者也。

韋應物。唐京兆長安人。嘗爲蘇州刺史。後人稱爲韋蘇州。性高潔。所在焚香掃地而坐。全唐詩云。其詩閒淡簡遠。人比之陶潛。稱陶韋云。沈歸愚云。蘇州學陶而得其沖和者也。許彥周詩話曰。韋詩云。落葉滿空山。何處尋行迹。東坡用其韻云。寄語庵中人。飛空本無迹。此非才不逮。蓋絕唱不當和也。如東坡羅漢贊。空山無人。水流花開。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。

柳宗元。字子厚。唐河東人。貞元中官尚書禮部員外郎。後貶永州司馬。又移柳州刺史。故世稱爲柳柳州云。全唐詩云。宗元少精警絕倫。爲文章雄深雅

健。貶謫後益自刻苦。其堙厄感鬱。一寓諸文。讀者爲之悲惻。沈歸愚云。柳州宗陶而得其峻潔者也。按柳州蘇州。又並稱爲韋柳王孟韋柳四人。又並稱。王孟前於韋柳與高適岑參。又並稱爲王孟高岑而沈歸愚則謂王孟儲韋柳同宗淵明。而各得一偏。今細讀其詩。深信歸愚之言爲允當矣。

蘇軾。字子瞻。號東坡居士。宋眉州眉山人。與其父蘇洵弟蘇轍均有名。並稱爲三蘇。人又稱東坡爲大蘇。官兵部尚書。謚文忠。爲詩文混渾光芒。雄視一切。喜讀陶詩。嘗和作四卷。又好佛理。往往參以入詩。陵陽室中語曰。東坡作文如天花變現。初無根葉。不可揣測。苕溪漁隱叢話曰。東坡題碧落洞詩云。小語輒響答。空山白雲驚。此語全類李太白。後自嶺外歸。次韻江晦叔云。浮雲時事改。孤月此心明。語意高妙。如參禪悟道之人。吐露胸襟。無一毫窒礙也。按此言極爲允當。惟后山詩話。謂東坡晚學太白。而失於粗。吾不知其何

謂。要之東坡詩，自淵明太白得來。而參以禪理者也。

（二）諸家詩錄

九日閒居（陶潛）

世短意常多。斯人樂久生。日月依辰至。舉俗愛其名。露淒暄風息。氣澈天象明。往燕無遺影。來雁有餘聲。酒能祛百慮。菊爲制頹齡。如何蓬廬士。空視時運傾。塵爵恥虛罍。寒花徒自榮。斂襟獨閒謠。緬焉起深情。棲遲固多娛。淹留豈無成。

歸田園居（陶潛）

少無適俗韻。性本愛邱山。誤落塵網中。一去三十年。羈鳥戀舊林。池魚思故淵。開荒南野際。守拙歸園田。方宅十餘畝。草屋八九間。楡柳蔭後檐。桃李羅堂前。曖曖遠人村。依依墟里煙。狗吠深巷中。鷄鳴桑樹顛。戶庭無塵雜。虛室

有餘閒。久在樊籠裏。復得返自然。

野外罕人事。窮巷寡輪鞅。白日掩荊扉。虛室絕塵想。時復墟曲中。披草共來往。相見無雜言。但道桑麻長。桑麻日已長。我土日已廣。常恐霜霰至。零落同草莽。

種豆南山下。草盛豆苗稀。晨興理荒穢。帶月荷鋤歸。道狹草木長。夕露沾我衣。衣沾不足惜。但使願無違。

飲酒　（陶潛）

結廬在人境。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。心遠地自偏。采菊東籬下。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。飛鳥相與還。此中有眞意。欲辨已忘言。

秋菊有佳色。裛露掇其英。泛此忘憂物。遠我遺世情。一觴雖獨進。杯盡壺自傾。日入羣動息。歸鳥趨林鳴。嘯傲東軒下。聊復得此生。

詠貧士 （陶潛）

萬族各有託。孤雲獨無依。曖曖空中滅。何時見餘暉。朝霞開宿霧。衆鳥相與飛。遲遲出林翮。未夕復來歸。量力守故轍。豈不寒與飢。知音苟不存。已矣何所悲。

讀山海經 （陶潛）

孟夏草木長。遶屋樹扶疎。衆鳥欣有託。吾亦愛吾廬。既耕亦已種。時還讀我書。窮巷隔深轍。頗迴故人車。歡言酌春酒。摘我園中蔬。微雨從東來。好風與之俱。汎覽周王傳。流觀山海圖。俯仰終宇宙。不樂復何如。

藍田山石門精舍 （王維）

落日山水好。漾舟信歸風。玩奇不覺遠。因以緣源窮。遙愛雲木秀。初疑路不同。安知清流轉。偶與前山通。捨舟理輕策。果然愜所適。老僧四五人。逍遙蔭

松柏。朝梵林未曙。夜禪山更寂。道心及牧童。世事問樵客。暝宿長林下。焚香臥瑤席。澗芳襲人衣。山月映石壁。再尋畏迷途。明發更登歷。笑謝桃源人。花紅復來覿。

齊州送祖三　（王　維）

相逢方一笑。相送還成泣。祖帳已傷離。荒城復愁入。天寒遠山淨。日暮長河急。解纜君已遙。望君空佇立。

新晴晚望

新晴原野望。目極無氛垢。郭門臨渡頭。村樹連溪口。白水明田外。碧峯出山後。農月無閒人。傾家事南畝。

秋登蘭山寄張五　（孟浩然）

北山白雲裏。隱者自怡悅。相望試登高。心隨雁飛滅。愁因薄暮起。興是清秋

發。時見歸村人。沙行渡頭歇。天邊樹若薺。江畔洲如月。何當載酒來。共醉重陽節。

宿業師山房待丁公不至 （孟浩然）

夕陽度西嶺。羣壑倏已暝。松月生夜涼。風泉滿淸聽。樵人歸欲盡。煙鳥棲初定。之子期宿來。孤琴候蘿徑。

晚泊潯陽望香爐峯 （孟浩然）

挂席幾千里。名山都未逢。泊舟潯陽郭。始見香爐峯。嘗讀遠公傳。永懷塵外蹤。東林精舍近。日暮空聞鐘。

同王十三偶然作 （儲光羲）

野老本貧賤。冒暑鋤瓜田。一畦未及終。樹下高枕眠。荷蓧者誰子。皤皤來息肩。不復問鄉墟。相見但依然。腹中無一物。高話羲皇年。落日臨層隅。逍遙望

晴川。使婦提籠筐。呼童榜漁船。悠悠泛綠水。去摘浦中蓮。蓮花豔且美。使我不能還。

幽居　（韋應物）

貴賤雖異等。出門皆有營。獨無外物牽。遂此幽居情。夜來微雨過。不知春草生。青山忽已曙。鳥雀繞舍鳴。時與道人偶。或隨樵者行。自當安蹇劣。誰謂薄世榮。

效陶彭澤　（韋應物）

霜露悴百草。時菊獨妍華。物性有如此。寒暑其奈何。掇英泛濁醪。日入會田家。盡醉茅簷下。一生豈在多。

長安遇馮著　（韋應物）

客從東方來。衣上灞陵雨。問客何爲來。採山因買斧。冥冥花正開。颺颺燕新

乳。昨別今已春。鬢絲生幾縷。

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　（柳宗元）

宿雲散洲渚。曉日明村塢。高樹臨清池。風驚夜來雨。予心適無事。偶成此賓主。

初夏雨後尋愚溪　（柳宗元）

悠悠雨初霽。獨繞清溪曲。引杖試荒泉。解帶圍新竹。沈吟亦何事。寂寞固所欲。幸此息營營。嘯歌靜炎燠。

溪居　（柳宗元）

久爲簪組束。幸此南夷謫。閒依農圃鄰。偶似山林客。曉耕翻露草。夜榜響溪石。來往不逢人。長歌楚天碧。

以上五家詩。皆出於淵明。不過就大體而言。其間除孟儲韋三家與陶相

近外。王摩詰之送友人歸山歌魚山神女祠歌等篇。則全自楚辭來。柳柳州之雅詩歌曲。亦出於楚辭。別舍弟宗一等七律。遷謫之感。溢於言外。仍與楚辭相近。是不可一例論也。茲略錄數首如下。以資比較。

魚山神女祠歌二首

迎神曲　（王維）

坎坎擊鼓。魚山之下。吹洞簫。望極浦。女巫進。紛屢舞。陳瑤席。湛清醑。風淒淒兮夜雨。神之來兮不來。使我心兮苦復苦。

送神曲　（王維）

紛進拜兮堂前。目眷眷兮瓊筵。來不語兮意不傳。作暮雨兮愁空山。悲急管。思繁絃。靈之駕兮儼欲旋。倏雲收兮雨歇。山青青兮水潺湲。

別舍弟宗一　（柳宗元）

零落殘紅倍黯然。雙垂別淚越江邊。一身去國六千里。萬死投荒十二年。桂嶺瘴來雲似墨。洞庭春盡水如天。欲知此後相思夢。長在荊門郢樹煙。

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　（蘇　軾）

瘦竹如幽人。幽花如處女。低昂枝上雀。搖蕩花間雨。雙翎決將起。衆葉紛自舉。可憐採花蜂。清蜜寄兩股。若人富天巧。春色入毫楮。懸知君能書。寄聲求妙語。

金山妙高臺　（蘇　軾）

我欲乘飛車。東訪赤松子。蓬萊不可到。弱水三萬里。不如金山去。清風半帆耳。中有妙高臺。雲峯自孤起。仰觀初無路。誰信平如砥。臺中老比邱。碧眼照窗几。巉巉玉爲骨。凜凜霜入齒。機鋒不可觸。千偈如翻水。何須尋德雲。卽此比邱是。長生未暇學。請學長不死。

梵天寺僧守詮小詩淸遠可愛次韻（蘇　軾）

但聞煙外鐘。不見煙中寺。幽人行未已。草露溼芒屨。惟應山頭月。夜夜照來去。

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（蘇　軾）

與可畫竹時。見竹不見人。豈獨不見人。嗒然遺其身。其身與竹化。無窮出淸新。莊周世無有。誰知此凝神。

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（蘇　軾）

道人出山去。山色如死灰。白雲不解笑。靑松有餘哀。復聞道人歸。鳥語山容開。神光出寶髻。法雨洗塵埃。想見南北山。花發前後臺。寄聲問道人。借禪以爲詼。何所聞而去。何所見而囘。道人笑不答。此意安在哉。昔者本不住。今者亦無來。此語竟非是。且食白楊梅。

以上數首起句皆飄然而來。恰似太白。其浩然之氣。自然流露。又似淵明。至參以禪理處。讀以上諸詩。更可見也。

通評第三　李太白一派

(一) 諸家小傳

李白。字太白。唐蜀郡人。少喜縱橫術。擊劍任俠。輕財重施。天寶初。遊長安。往見賀知章。知章見其文。嘆曰。子謫仙人也。言於玄宗。召見於金鑾殿。論當世事。帝賜食。親爲調羹。有詔供奉翰林。白猶與飲徒沉醉於市。帝坐沉香亭子。意有所感。欲得白爲樂章。召入。而白已醉。援筆成文。婉麗精切。帝愛其才。數召見。白常醉侍帝。使高力士脫鞾。力士素貴。恥之。摘其詩以激楊貴妃。帝欲官白。妃輒阻之。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。懇求還山。帝賜金放還。白浮遊四方。嘗乘舟自采石至金陵。著宮錦袍坐舟中。旁若無人。安祿山反。轉側宿松匡

廬閒。永王璘辟爲府僚佐。璘起兵。逃還彭澤。璘敗當誅。初白遊幷州。見郭子儀奇之。子儀嘗犯法。爲白救免。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。詔長流夜郞。會赦還潯陽。坐事下獄。釋因後。依當塗令李陽冰。遂卒於當塗。白詩與杜甫並稱爲大家。然兩人截然不同。白以天才勝。甫以工力勝也。後人論白詩者甚多。今摘錄數則如下。朱子云。李太白詩。非無法度。乃從容於法度之中。蓋聖於詩者。嚴滄浪云。觀太白詩者。要識眞太白處。太白天下豪逸。語多卒然而成。學者於每篇中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。楊升庵云。莊周李白。神於文者也。非工於文者所及也。文非至工。則不可謂神。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。黃山谷云。太白詩歌。超越六代。與漢魏樂府爭衡。王漁洋云。唐五言古詩。李白韋應物。超然復古。余按太白少好仙術。其詩文皆有超忽不羈。非人工之所能至也。昔人謂太白仙才。長吉鬼才。此言盡之矣。

高啓。字季迪。明長洲人。元末。避張士誠之亂。遁居松江之青邱。號青邱子。洪武初。詔修元史。後坐撰魏觀上梁被誅。年僅三十九。王子充曰。季迪之詩。雋而清麗。如鷹隼飛空。盤旋百折。招之不肯下。又如碧水芙渠。不假雕飾。翛然塵外。李東陽云。國初稱爲高楊(基)張(羽)徐(賁)高才力聲調。過三人遠甚。百餘年來。亦未見有卓然過之者。清四庫全書提要。謂季迪詩擬漢魏似漢魏。擬六朝似六朝。擬唐似唐。擬宋似宋。凡古人之所長。無不兼之。余按季迪能博采衆長。初非規橅一家者比。而其性情實於太白爲尤近也。

(二) 諸家詩錄

烏夜啼 (李白)

黃雲城邊烏欲棲。歸飛啞啞枝上啼。機中織錦秦川女。碧紗如煙隔窗語。停梭悵然憶遠人。獨宿空房淚如雨。

烏棲曲　（李　白）

姑蘇臺上烏棲時。吳王宮裏醉西施。吳歌楚舞歡未畢。青山猶銜半邊日。銀箭金壺漏水多。起看秋月墜江波。東方漸高奈樂何。

日出入行　（李　白）

日出東方隈。似從地底來。歷天又復入西海。六龍所舍安在哉。其始與終古不息。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。草不謝榮於春風。木不怨落於秋天。誰揮鞭策驅四運。萬物興歇皆自然。羲和羲和。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。魯陽何德駐景揮戈。逆道違天。矯誣實多。吾將囊括大塊。浩然與溟涬同科。

古朗月行　（李　白）

小時不識月。呼作白玉盤。又疑瑤臺鏡。飛在青雲端。仙人垂兩足。桂樹作團圓。白兔擣藥成。問言與誰餐。蟾蜍蝕圓影。天明夜已殘。羿昔落九烏。天人清

且安。陰精此淪惑。去去不足觀。憂來其如何。悽愴摧心肝。

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（李　白）

楚山秦山皆白雲。白雲處處長隨君。長隨君。君入楚山裏。雲亦隨君渡湘水。湘水上。女蘿衣。白雲堪臥君早歸。

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（李　白）

我昔東海上。勞山餐紫霞。親見安期公。食棗大如瓜。中年謁漢主。不愜還歸家。朱顏謝春暉。白髮見生涯。所期就金液。飛步登雲車。願隨夫子天壇上。閒與仙人掃落花。

把酒問月 （李　白）

青天有月來幾時。我今停杯一問之。人攀明月不可得。月行卻與人相隨。皎如飛鏡臨丹闕。綠煙滅盡清暉發。但見宵從海上來。寧知曉向白雲沒。白兎

擣藥秋復春。姮娥孤棲與誰鄰。今人不見古時月。今月曾經照古人。古人今人若流水。共看明月皆如此。唯願當歌對酒時。月光長照金樽裏。

望天門山　（李　白）

天門中斷楚江開。碧山東流直北廻。兩岸青山相對出。孤帆一片日邊來。

早發白帝城　（李　白）

朝辭白帝彩雲間。千里江陵一日還。兩岸猿聲啼不盡。輕舟已過萬重山。

明皇秉燭夜遊圖　（高　啓）

花萼樓頭日初墮。紫衣催上宮門鎖。大家今夕宴西園。高爇銀盤百枝火。海棠欲睡不得成。紅妝照見殊分明。滿庭紫焰作春霧。不知有月空中行。新譜霓裳試初按。內使頻呼燒燭換。知更宮女報銅籤。歌舞休催夜方半。共言醉飲終此宵。明日且免羣臣朝。只愁風露漸欲冷。妃子衣薄愁成嬌。琵琶羯鼓

相追逐。白日君心歡不足。此時何暇化光明。去照逃亡小家屋。姑蘇臺上長夜歌。江都宮裏飛螢多。一般行樂未知極。烽火忽至將如何。可憐蜀道歸來客。南內淒涼頭盡白。孤燈不照返魂人。梧桐夜雨秋蕭瑟。

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 （高 啓）

大江來從萬山中。山勢盡與江流東。鍾山如龍獨西上。欲破巨浪乘長風。江山相雄不相讓。形勝爭誇天下壯。秦皇空此瘞黃金。佳氣葱葱至今王。我懷鬱塞何由開。酒酣走上城南臺。坐覺蒼茫萬古意。遠自荒煙落日之中來。石頭城下濤聲怒。武騎千羣誰敢渡。黃旗入洛竟何祥。鐵鎖橫江未爲固。前三國。後六朝。草生宮闕何蕭蕭。英雄乘時務割據。幾度戰血流寒潮。我今幸逢聖人起南國。禍亂初平事休息。從今四海永爲家。不用長江限南北。

（一）小傳

杜甫。字子美。唐襄陽人。後徙居河南鞏縣。天寶末。獻三大禮賦。爲玄宗所賞。會安祿山亂。後流離瞿塘江陵間。其爲詩多指陳時事。故論者稱爲詩史焉。唐書稱甫曠放不自檢。好論天下大事。高而不切。少與李白齊名。世稱李杜。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。酒酣登吹臺。慷慨懷古。人莫測也。按子美之詩。博采衆長。包羅萬有。蘇東坡謂其發乎性情。止乎忠孝。以其飢寒流落。終身不用。而一飯未嘗忘君也。元微之杜甫墓誌銘稱。予讀詩至子美。而知大小之有總萃焉。上薄風雅。下該沈宋。言奪蘇李。氣吞曹劉。掩顏謝之孤高。雜庾徐之流麗。盡得古人之體勢。而兼文人之所獨擅。能所不能。無可無不可。詩人以來。未有如子美者。杜詩之爲前人推重。已如此矣。然余以爲終覺人工過於天資。未免有烹鍊雕琢太甚而喪失元氣者。如返照入江翻石壁。歸雲擁樹

失山村。翻字失字皆是若輕燕受風斜。細麥落輕花等句。則不見斧鑿痕跡。
爲杜詩中之最佳者。

（二）詩錄

望嶽（杜甫）

岱宗夫如何。齊魯青未了。造化鍾神秀。陰陽割昏曉。盪胸生曾雲。決眥入歸
鳥。會當凌絕頂。一覽衆山小。

齊魯青未了一句絕渾成。第四句割字極鍊。第六句入字亦鍊。結處甚佳。

哀江頭（杜甫）

少陵野老呑聲哭。春日潛行曲江曲。江頭宮殿鎖千門。細柳新蒲爲誰綠。憶
昔霓旌下南苑。苑中萬物生顏色。昭陽殿裏第一人。同輦隨君侍君側。輦前
才人帶弓箭。白馬嚼齧黃金勒。翻身向天仰射雲。一箭正墜雙飛翼。明眸皓

齒今何在。血汚遊魂歸不得。清渭東流劍閣深。去住彼此無消息。人生有情淚沾臆。江水江花豈終極。黃昏胡騎塵滿城。欲往城南望城北。

此詩興哀於馬嵬之事。爲貴妃而作也。是可見老杜傷時之一斑。

夜宴左氏莊 （杜甫）

風林纖月落。衣露淨琴張。暗水流花徑。春星帶草堂。檢書燒燭短。看劍引杯長。詩罷聞吳詠。扁舟意不忘。

宿贊公房 （杜甫）

杖錫何來此。秋風已颯然。雨荒深院菊。霜倒半池蓮。放逐寧違性。虛空不離禪。相逢成夜宿。隴月向人圓。

右兩首帶字引字倒字。均可見杜律鍊字法。他如江山有巴蜀。棟宇自齊梁。等句。有字自字皆虛字。鍊字法又與此不同矣。

通評第五　陸放翁一派

（一）諸家小傳

陸游。字務觀。晚號放翁。宋山陰人。爲陸佃之孫。佃於徽宗時。官至尚書左丞。游少年以蔭得官。爲秦檜所忌。檜死。始擢編修出知夔嚴二州。所著有渭南文集。劍南詩集。南唐書入蜀記。老學庵筆記等書。四庫全書提要謂游詩法傳自曾幾。而其所作呂仁集。又稱源出居仁。實則游詩清新圓潤。能自成一家。非江西之比也。游生當南宋偏安之世。家國興亡之感。不能自已。時時寓之於詩。故又多感激豪宕沈鬱蒼涼之什。而後之談詩者多忽略之。何也。南渡後詩人。以陸游、尤袤、范成大、楊萬里。並稱爲四大家。而誠齋（萬里）之率眞。尤似放翁焉。惟放翁作詩太多。往往自相因襲。頗爲後人所不取。然游詩自有佳者。在讀者能自選擇耳。七言律詩以對偶爲工者。原非大方。而後人

選放翁詩。又多取乎此。甚矣其不知放翁矣。

楊萬里。字廷秀。號誠齋。宋吉水人。孝宗朝。官至寶謨閣學士。著有誠齋集。陸、尤、范、楊、四人。皆師事曾幾。傳其詩法。而幾之詩法。傳自山谷。陸游爲作墓誌銘。所謂以杜甫黃庭堅爲宗是也。然則陸楊是由山谷而再變者歟。趙庚夫題茶山(卽曾幾)集曰。清於月白初三夜。淡似湯烹第一泉。咄咄逼人門弟子。劍南已見一燈傳。是可知其詩派之淵源。然放翁誠齋。雖源出於江西。而確能自成宗派。決非襲江西之舊格耳。

(二)諸家詩錄

晨起 (陸 游)

齒豁不可補。髮脫無由栽。清晨明鏡中。老色蒼然來。餘年亦自惜。未忍付酒杯。抽架取我書。危坐闔復開。萬世見唐虞。夔龍獲親陪。寥寥三千年。氣象挽

可回。豈以七尺軀。願受世俗哀。道在無不可。廊廟均蒿萊。

長歌行　（陸　游）

人生不作安期生。醉入東海騎長鯨。猶當出作李西平。手梟逆賊清舊京。金印煌煌未入手。白髮種種來無情。成都古寺臥秋晚。落日偏傍僧窗明。豈其馬上破賊手。哦詩長作寒螿鳴。興來買盡市橋酒。大車磊落堆長瓶。哀絲豪竹助劇飲。如鉅野受黃河傾。平時一滴不入口。意氣頓使千人驚。國仇未報壯士老。匣中寶劍夜有聲。何當凱旋宴將士。三更雪壓飛狐城。

以上二詩。可想見放翁鬱塞磊落慷慨激昂之概。烈士暮年。壯心未已。放翁有焉。

病後暑雨書懷　（陸　游）

髮毛蕭颯疾初平。雲物輪囷氣未清。水漲小亭無路到。雨多幽草上牆生。窗

昏頓減饑書課屋老時聞墮瓦聲。止酒無聊還自笑。少年豪飲似長鯨。

臨安春雨初霽 (陸游)

世味年來薄似紗。誰令騎馬駐京華。小樓一夜聽春雨。深巷明朝賣杏花。矮紙斜行閒作草。晴窗細乳試分茶。素衣莫起風塵歎。猶及清明可到家。

以上二首。中間四句。皆是眼前景物。隨筆寫來。自然入妙。此是放翁長處。他人所不及也。此類甚多。如云。學經妻問生疎字。嘗酒兒斟瀲灩杯。如云。隔籬犬吠窺人過。滿箔蠶饑待葉歸。如云。病起兼旬疎把酒。山深四月始聞鶯。皆是也。上舉之第二首。以草字對茶字。此放翁對偶工整之處。然放翁詩之佳處不在此也。沾沾以此論放翁詩。過矣。

夜聞鄰家治稻 (陸游)

二頃春蕪廢不耕。半生名宦竟何成。歸來每羨農家樂。月下風傳打稻聲。

夜雨　（陸　游）

江邊依舊釣舟橫。萬事何曾有一成。空憶廬山風雨夜。自炊小竈煑蔓菁。

雨後散步後園　（陸　游）

淡日輕雲未快晴。涓涓溝水去無聲。爲憐一徑新苔綠。別就牆陰取路行。

劍門道中遇雨　（陸　游）

衣上征塵雜酒痕。遠游無處不銷魂。此身合是詩人未。細雨騎驢入劍門。

放翁絕句。以此等詩爲最佳。所謂淺語常談。自有至味者是也。誠齋絕句。恍彿似之。而略失之粗。讀以下諸詩。可以見矣。

甲申上元前聞家君不快西歸見梅有感　（楊萬里）

官路桐江西復西。野梅千樹壓疎籬。昨來都下筠籃底。三百青錢買一枝。

登淨遠亭　（楊萬里）

池冰受日未全開。旋旋波痕百皺來。野鴨被人驚得慣。作羣飛去卻飛囘。

小池　（楊萬里）

泉眼無聲惜細流。樹陰照水受晴柔。小荷纔露尖尖角。早有蜻蜓立上頭。

過松源晨炊漆公店　（楊萬里）

莫言下嶺便無難。賺得行人錯喜歡。正入萬山圈子裏。一山放出一山攔。

通評第六　王漁洋一派

（一）小傳

王士禛字貽上。號阮亭。又號漁洋。清山東新城人。官至刑部尚書。康熙五十八年卒。年七十八。所箸有帶經堂集。漁洋早歲受知於錢牧齋。而詩格與之不同。牧齋詩實無足取。嘗與朱竹垞齊名。竹垞博雅過之。而性情不及也。少遊歷下。與清初諸名士集於大明湖。賦秋柳詩。和者甚衆。然秋柳詩在漁洋

集中實非佳什。大抵漁洋詩以神韻爲主。深得溫柔敦厚之旨。七絕尤佳。誠能自成一派。推爲有清一代之正宗。洵不誣也。蓋前清一代。詩人輩出。然有以才力制勝者。有以典麗制勝者。有以奇詭制勝者。皆非正派。獨漁洋性情溫厚。寄託遙深。絃外餘音。悠然不盡。推爲正宗。當之無愧。或者譏其才力薄。非知言也。漁洋性愛朋友。喜交遊。每見人有佳句。輒稱道之不去口。此亦其性情過人處。嘗輯一集。所收多一時朋友交遊之作。名曰感舊。至今談詩者無不寶視焉。

（二）詩錄

曉雨後登燕子磯絕頂　（王士禎）

岷濤萬里望中收。振策危磯最上頭。吳楚清蒼分極浦。江山平遠入新秋。永嘉南渡人皆盡。建業西風水自流。灑淚重悲天塹險。浴鳧飛燕滿汀州。

漁洋生於明末。及至清朝。雖登仕版。而故宮禾黍之感。悠然難忘。讀此詩者。可以想見。然而迂徐婉約。毫無急促之音。所謂哀而不傷者是也。

送胡甾孩赴長江　（王士禛）

青草湖邊秋水長。黃陵廟口暮煙蒼。布帆安穩西風裏。一路看山到岳陽。

高郵雨泊　（王士禛）

寒雨秦郵夜泊船。南湖新漲水連天。風流不見秦淮海。寂寞人間五百年。

眞州絕句之二　（王士禛）

曉上高樓最上層。去帆婀娜意難勝。白沙亭下潮千尺。直送離心到秣陵。

江鄉春事最堪憐。寒食清明欲禁烟。殘月曉風仙掌路。何人爲弔柳屯田。

以上諸詩。神韻獨絕。其妙處決不在筆墨間也。

秦淮雜詩之四　（王士禛）

年來腸斷秣陵舟。夢繞秦淮水上樓。十日雨絲風片裏。濃春煙景似殘秋。新歌細字寫冰紈。小部君王帶笑看。千載秦淮嗚咽水。不應仍恨孔都官。舊院風流數頓楊。梨園往事淚沾裳。樽前白髮談天寶。零落人間脫十娘。傳壽清歌沙嫩簫。紅牙紫玉夜相邀。而今明月空如水。不見青溪長板橋。

漁洋秦淮雜詩。乃憑弔故國之作。所云新歌細字。所云頓楊。所云脫十娘。所云傳壽沙嫩。皆撫今思昔感時傷事之言。不得與留連風月者一例而論。讀詩者富無不知之。而後人謂其以節婦紀阿男與倡優同列。用以短漁洋。何其所見之不廣也。

通評第七　白香山一派

（一）小傳

白居易。字樂天。晚號香山居士。唐太原人。官至刑部尚書。居易穎悟絕人。尤

工爲詩。其詩長於諷諭。多指陳時事得失。亦作閒適之言。用適己志。在王孟之間。但不及其精警耳。樂天每作詩。輒令老嫗解之。且問之曰。解否。解則錄之。不解則又復易之。同時有元稹者。與居易詩派相近。世稱爲元粗白俗云。然樂天言邇意遠。故俗而不厭其俗。元稹之詩。已遜一著。晚唐鄙俚之風。每況而愈下矣。總之。樂天閒適。猶無足多。惟其諷諭。最可賞耳。若夫長恨歌。琵琶行。爲世所傳誦者。在作者已不自滿。無庸言矣。今錄其閒適者二首諷諭者六首如下。

（二）詩錄

小池（白居易）

晝倦前齋熱。晚愛小池清。映林餘影沒。近水微涼生。坐把蒲葵扇。閒吟三兩聲。

秋涼閒臥 （白居易）

殘暑晝猶長。早涼秋尚嫩。露荷散清香。風竹含疎韻。幽閒竟日臥。衰病無人問。薄暮石門前。槐花深一寸。

此等詩雖似陶韋一派。終嫌過於粗率耳。

五絃 （白居易）

清歌且罷唱。紅袂亦停舞。趙叟抱五絃。宛轉當胸撫。大聲麤若散。颯颯風和雨。小聲細欲絕。切切鬼神語。又如鵲報喜。轉作猿啼苦。十指無定音。顛倒宮徵羽。坐客聞此聲。形神若無主。行客聞此聲。駐足不能舉。嗟嗟俗人耳。好今不好古。所以綠窗琴。日日生塵土。

買花 （白居易）

帝城春欲暮。喧喧車馬度。共道牡丹時。相隨買花去。貴賤無常價。酬值看花

數。灼灼百朵紅。戔戔五束素。上張幄幕庇。旁織籬笆護。水灑復泥封。移來色如故。家家習爲俗。人人迷不悟。有一田舍翁。偶來買花處。低頭獨長歎。此歎無人喩。一叢深色花。十戶中人賦。

上陽人　愍怨曠也　（白居易）

上陽人。上陽人。紅顏暗老白髮新。綠衣監使守宮門。一閉上陽多少春。玄宗末歲初選入。入時十六今六十。同時采擇百餘人。零落年深殘此身。憶昔吞悲別親族。扶入車中不敎哭。皆云入內便承恩。臉似芙蓉胸似玉。未容君王得見面。已被楊妃遙側目。妒令潛配上陽宮。一生遂向空房宿。宿空房。秋夜長。夜長無寐天不明。耿耿殘燈背壁影。蕭蕭暗雨打窗聲。春日遲。日遲獨坐天難暮。宮鶯百囀愁厭聞。梁燕雙棲老休妒。鶯歸燕去長悄然。春往秋來不記年。唯向深宮望明月。東西四五百回圓。今日宮中年最老。大家遙賜尚書

號。小頭鞵履窄衣裳。青黛點眉眉細長。外人不見見應笑。天寶末年時世妝。上陽人苦最多。少亦苦。老亦苦。少苦老苦兩如何。君不見昔時呂尙美人賦。又不見今日上陽宮人白髮歌。

折臂翁 戒邊功也 （白居易）

新豐老翁八十八。頭鬢眉鬚皆似雪。玄孫扶向店前行。左臂憑肩右臂折。問翁臂折來幾年。兼問致折何因緣。翁云貫屬新豐縣。生逢聖代無征戰。慣聽梨園歌管聲。不識旗槍與弓箭。無何天寶大徵兵。戶有三丁點一丁。點得驅將何處去。五月萬里雲南行。聞道雲南有瀘水。椒花落時瘴烟起。大軍徒涉水如湯。未過十人二三死。村南村北哭聲哀。兒別爺孃夫別妻。皆云前後征蠻者。千萬人行無一回。是時翁年二十四。兵牒部中有名字。夜深不敢使人知。偸將大石槌折臂。張弓簸旗俱不堪。從茲使免征雲南。骨碎筋傷非不苦。

且圖揀退歸鄉土。此臂折來六十年。一肢雖廢一身全。至今風雨陰寒夜。直到天明痛不眠。痛不眠。終不悔。且喜老身今獨在。不然當時瀘水頭。身死魂孤骨不收。應作雲南望鄉鬼。萬人冢上哭呦呦。老人言。君聽取。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。不賞邊功防黷武。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。欲求恩幸立邊功。邊功未立生人怨。請問新豐折臂翁。

捕蝗 刺長吏也 （白居易）

捕蝗捕蝗誰家子。天熱日長飢欲死。興元兵久傷陰陽。和氣蠱蠹化爲蝗。始自兩河及三輔。薦食如蠶飛似雨。雨飛蠶食千里間。不見青苗空赤土。河南長吏言憂農。課人晝夜捕蝗蟲。是時粟斗錢三百。蝗蟲之價與粟同。捕蝗捕蝗竟何利。徒使飢人重勞費。一蝗雖死百蝗來。豈將人力競天災。我聞古之良吏有善政。以政驅蝗蝗出境。又聞貞觀之初道欲昌。文皇仰天吞一蝗。一

人有慶兆民賴。是歲雖蝗不爲害。

澗底松　念寒儁也　（白居易）

有松百尺大十圍。生在澗底寒且卑。澗深山險人路絕。老死不逢工度之。天子明堂欠梁木。此求彼有兩不知。誰諭蒼蒼造物意。但與之材不與地。金張世祿黃憲賢。牛衣寒賤貂蟬貴。貂蟬與牛衣。高下雖有殊。高者未必賢。下者未必愚。君不見。沉沉海底生珊瑚。歷歷天上種白楡。

右五絃、買花、爲秦中吟十首之二。上陽人以下爲新樂府五十首之四。白氏新樂府尤爲有名。所言多時事。如天寶時貴妃專寵。後宮有美人。必選置別地。上陽卽其一處也。故香山賦上陽人以諷之。而折臂翁捕蝗等什。當亦皆實事也。

中國詩學通評終

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出版
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發行

中國詩學通評（全一冊）
（每部定價大洋二角）
（外埠酌加郵費匯費）

編纂者　涇縣胡懷琛
發行者　上海大東書局
印刷者　上海大東書局
總發行所　上海四馬路　大東書局
分發行所　廣州雙門底　大東書局


大東書局